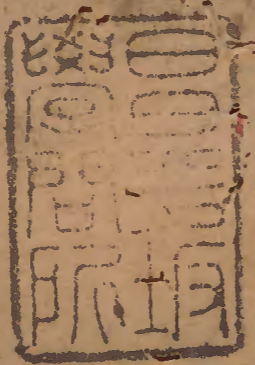


後漢書傳 三之廿七



			五〇二	漢書門
二	四	二	〇	
八	四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五〇二		漢
函	二		書
二	八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20
冊數	28 (10)
函號	279 7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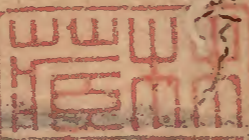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朱馬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朱浮傳

淺草文庫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
 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
 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
 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
 牧士心碎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岑後為梁
 州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
 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
 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諸也左不從其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三十三

卷三十三

一

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嚴

切也詆寵亦狠強兼習其功嫌然轉積浮密奏寵遣吏

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

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

之質正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

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

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

段伐京京叛太叔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

段段出奔共也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

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請闕自陳而為族滅之

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

賜寵號大將軍故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

云任以威武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

為喻也舍於曷桑見靈輒餓問

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為豈有身

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而不顧恩義生

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

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

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鷄之逆謀梟鷄

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灾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
 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况
上谷太守初與寵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把指而伯
 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
 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
 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
 其執各盛鄢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
 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
 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子孟津多見其不知量
 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

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忿

徵長為羣后惡法求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

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

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寵得書俞怒愈猶攻益也

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

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

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

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

之師魏公子願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

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而發忿公子以一

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與

楚遂發兵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無忌

秦國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

乃竊兵符奪晉鄆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公子今彭寵反

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

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

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

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也陛下雖與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

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

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

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

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

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吾策其無穀必

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

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

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

兵長兵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

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

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

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帝以二千

石長吏多不勝

嘉靖九年刊

卷三十三

魏

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土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

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也通通知達書教

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鴻範別災異之

屬辭比事春秋徵也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徵驗也

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也宥使得蘇息而

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

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然以堯舜之

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曰大漢之

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民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當時吏職何能悉

唐氏因以為姓庫吏之後也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

難之業當累日也而聞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滋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

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

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

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

嘉靖八年刊

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日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由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舉之吏刺史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滯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導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成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

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此謂令采察也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平謂平決也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

嘉靖九年刊

是為象歲日行天餘一度四分度之一一不巨一年餘十一月日四分日之一一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年即餘毒間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

人道哉臣浮愚慧不勝慙慙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

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一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曲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

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黃義亦同作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

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繼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

賢是登王畿夏華夏初置五經博士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愆

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樂道不未聞達身無金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

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

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禮求之於野劉歆發書太常曰講圖讖音故敢越職帝然之

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愈於野平臣浮幸得與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

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嘉靖九年刊後漢書三十一

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

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求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謂單辭

正據也書曰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

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也獲得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

內之心優遊謂優柔也四凶者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

書曰四罪而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紀誅也音浮事雖

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

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

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請與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執與起田文曰不如子矣起曰

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執與起田文曰不如子矣起曰

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實從子執與起田文曰不如

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

乎屬之於我乎吳起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

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

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

十策弘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

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更事亦以課發三公課其殿最

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

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賈誼曰廉耻禮節

真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朱浮議諷詩察欲速

之弊然矣馬得長者之言哉

龔遂為海郡太守王化勃海宜曰聖主之力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君安得長者之言而也

馮魴傳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萊馮城

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長鄉食萊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秦

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清畔魴乃聚賓

客招豪傑作營壑以待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

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

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與季雖無素故士躬相歸要當

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

以為報思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

弟背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

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

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

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請行在所見於雲臺南

宮雲臺也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為政敢殺伐以

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賴川盜賊羣起郊賊

延襄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

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賴

嘉靖九年刊

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

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鬻別

反聲類曰亦鬻字音他計反鬻削去髮也負鉄鎖也說文曰鉄劍刃將其衆請

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

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日今日受誅死所

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

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為褒等所發無

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

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

還代張純為司空賜爵關内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赴

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

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

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

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

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物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

子孫得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

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

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

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

定弟石襲毋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

嘉靖九年刊

共

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駃犀

具劍佩刀以班犀也紫艾綬艾即盤綠也其色以黃玉玦各一半環

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奉初兵

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亡縣租稅足石令如

舊限足音即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

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濟北惠遷太傅與太尉

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陷

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劉放曰子世為

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世而代蓋後人見其名

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琬琬音和帝時詔封楊

呂侯曰劉放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亦以石寵官至

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傳

于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

俗本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

以為吉父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

扛音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入魏氏謝承書曰

穉穉穉音江穉穉穉音江穉穉穉音江穉穉穉音江穉穉穉音江

穉穉穉音江穉穉穉音江穉穉穉音江穉穉穉音江穉穉穉音江

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

嬰甲冑推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

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

收之養謝承書曰養育成人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

府除細防令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輒

休遣徒繁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

被病自戰詣獄既至而死延率吏掾史劉攽曰案郡

為吏此殞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

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

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

家若此季文子相魯妾不不帛左傳曰季文子

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孽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

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

靈后園陵在焉小黄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

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起兵

有丹此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簾衛守小黄有

祭器籩豆鼎俎尚存焉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

之事延延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藥皆諳其數株

也藥伐不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喜之勅延從駕到魯

嘉靖八年刊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

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貴御史罪也貴放延

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

遂振二一三年司徒王况辟焉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

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未平一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

不集五殺獨豐章和元年詔以况為司徒王姓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

小黄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

陰氏有各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

書輒加笞二百笞極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本傳信作新

乃訴帝請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

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

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社鼠對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

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

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

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厥歛手莫敢干法

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

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拜之顧

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

嘉靖九年刊

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

南陽功曹請闕謝承書曰帝賜與馬之乃詔衍令自稱

副實行不能容積三年不用於是既拜郎中遷玄武

司馬玄武官之北門也每官城門皆衍在職不服父喪

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

退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

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

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

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

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

子孫不免寒餒餒餓也謝承而身沒之後家延從留

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

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

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灾免性疾惡

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

誅

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孫會稽記曰射的山

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

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卷三

七

贊

且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也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

都護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

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弘少為

鄉嗇夫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晉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

後知人貧富為賦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

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也疏書贛被收

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

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

闕上章為贛訟罪顯宗覺悟即救其家屬弘躬送贛喪

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騎令善曰弘勤行德

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常

春大旱五穀不豐獨致雨備熟永平十五年蝗起秦

山流被郡國過踴界不集郡因以狀政有仁惠民稱蘇

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錄賦政不煩苛行春

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四遷建初為尚

書令劉放曰案漢郡無准法者當是淮陽舊制尚書

郎限滿補縣長令史承尉弘去女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

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古曰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

為長石劉放曰案文少一令史丁但云千帝從其議弘前

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

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都

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在漢衆為大司農舊交阯七

侯官今泉州閩縣是汎海而至風波艱阻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

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

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也今謂范今遂為常路畢時也在

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如物弘又奏宜省貢獻減

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元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

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分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

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石也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

也由此以為故事在位四年也

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揚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

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

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弘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

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

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

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傳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

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

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

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
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
車章前按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
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
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
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
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
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
以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
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

祐是為安帝○劉放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章以衆心不祐字之是也見說文亦作祐

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

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

口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

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

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

為太子乃畫周公德之萬夫之望詩云願爾昂昂王無絕負成王圖

天之壹地有既安之執書曰紂自絕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

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
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
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
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充鮪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囚鄭

竇然偶代相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童反道小智大謀易曰

而謀力必而任重鮮不及矣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三十三終 後漢書三十三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後漢書三十四

梁統傳 子松 竦 曾孫商 玄孫翼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東

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統高祖父子都自河

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以

資千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

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

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起兵

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

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

嘉靖八年列傳卷之三十一

今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與乃不良為王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旨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八年平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臨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采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一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

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

人者減死一筆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八十

一事其四十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

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

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

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焚之誅唐虞時流殛殺三苗

五帝之一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謂墨劓臠

刑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

刑以正俗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易繫辭曰何

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

嘉靖九年刊

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

克遭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唯除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省肉刑相

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文帝除肉刑并方軍役數

舊則仍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從之律凡

興豪傑犯禁女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

匿者每為謀自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從之律凡

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從之律凡

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以破朋黨以懲隱從之律凡

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以破朋黨以懲隱從之律

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從之律凡

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

為穿鑿虛除先帝舊約成律傳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

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

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也

功踰文武德謀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

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

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

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統今所定不

宜爾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

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平孝宣其所施行

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

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

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

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答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

天以五刑討有罪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

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各歸作士制百官于刑也孔子

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

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

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

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

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年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

以萬數間者二輔從橫群輩並起從音子用反至燔燒

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

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

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

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與

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泥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

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

僅能破散也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

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

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

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

嘉靖九年刊

後漢傳二四

四

丞相光明晉漢制及法令冊初以論議議上遂寢不報深博後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

上音時掌反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

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

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

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

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

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

至若飛來也即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

黃門侍郎歷位御史校尉温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

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弱冠能教授後

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

而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先嚴斷而

周之協德為暨大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為徒信已

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為扶目戰於門問吳荒萌其已

殖為可信於王廬圖往鏡來為關北在篇君名既混

沒為後辟亦然屈平霍德為絮頭芬香句踐罪種為越

嗣不長重耳忽拉為六卿卒強趙隕為擯為擯為秦人入疆

樂為奔為遂為燕亦是表武安賜命為昭以不王蒙不

幸為長為于顛荒荒父乞身為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

為惟長為于顛荒荒父乞身為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

蒼梧之崇位宗虞氏之後又臨衆濱之神林兮東嶽
 不得方也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數
 真彼皇儲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
 惜丹海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
 以為期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
 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懼焉梁竦作七序
 而竊位素餐者甄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
 給諸梁親踈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
 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用也服簡也疎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
 召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
 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不然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
 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為
 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己害建初八年遂諧殺
 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
 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
 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
 生者末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檀檀古禪字也奏
 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
 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也而太尉張酺引檀訊問事

嘉靖九年刊

理會後召見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
 若何解見光武紀 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興以來母
 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
 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
 樊調妻媼音於 媼計反 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
 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
 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
 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
 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
 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心獲其宜妾得蘇息法曰

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故云所天 妾聞 太宗即位

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 弟昭為軹

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置 宣帝繼 統史族後

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 死無所歸

子高為樂陵侯曾為 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 無外戚餘

將陵侯玄為平臺侯 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寃不可復生母氏年殊 七十殊猶

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 骨使母弟

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 悟乃下中

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媼辭證明審遂得引見 具陳其狀

乃留媼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 宅奴婢旬

嘉靖八年刊

月之間累資十萬嫫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

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武光

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父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

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也下正子孫親

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長注云鞠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

與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宣帝也追命

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襲親愍侯比

靈文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西

侯各置園廟也竟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

謁者與嫫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故自西迎也請京師改

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槨漢儀注

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柶也建榮於恭懷皇后陵傍帝

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崇為樂平侯崇

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

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

諸梁內外以親踈並補郎謁者崇官至大鴻臚雍少府

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

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

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

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

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

封子異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

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

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開封

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

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

師翕然稱為曰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曰少時韓詩兼

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口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

著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

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

由是敬憚委任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

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茲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

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

子異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求和

四年中常侍張達遠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今一人

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

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

曹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貴
 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歛急呼騰貴釋之收達等
 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尚懼多侵枉乃上疏曰
 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
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
 也曷為斤于大國之上表虞首惡也曷為故賞不僭溢
 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
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竊聞考中常侍張達
 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又繫纖微
 成大言又繫則細微之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
 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捕之也帝乃納之罪

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
 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啗玉匣珠
 貝之屬何益朽骨啗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貝也百僚
 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
不依禮
 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
 載至冢舍即時殯歛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
 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又志
 不宜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
 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

壽器指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錢二百萬布三千
音義曰以栢木黃心為櫛曰黃腸也

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介士甲

也賜謚忠侯中官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

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誅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也

子冀嗣

冀字伯車為人鳳肩豹目鳳鳴也鳴肩上竦也洞精矚眇

洞通也矚音宅蕩反說文曰精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裁能書計少為

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

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棊也音蘇

代反說文曰乘五是也至四米塞曰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六

博楚謂曰現蔽象棊有博楚謂曰現蔽象棊有八博王逸注云投六者行六棊

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畫不刻者五塞之謂之

五塞之說鞠鞠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意錢之戲何承天祭文曰詭億又好臂鷹走狗

馬關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

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

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

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

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使捕之盡滅其

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大將軍

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繼祿太后臨

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後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又封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也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紵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唬粧

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唬粧

擗馬髻折腰步齒齒笑風俗通口愁眉者細而曲折唬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齒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始自冀家所為京師翕然皆放效之齒音丘禹反

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禮云駟車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埤憤狹冠埤下也音憤

彼折上巾蓋折其巾也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

壽性鉗忌鉗錘也言性忌害如鉗能制御冀甚寵憚

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通期有

嘉靖九年刊

後漢傳二十四

二

壽

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異即遣客盜還通
期會商薨異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異出多從蒼
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異大
恐頓首請於壽毋壽亦不得已而止異猶復與私通生
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異慮壽
害伯玉常置復壁中異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
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
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異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
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

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維山謂疏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

贖皆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異

因以馬乘遺之摯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

萬富聞京師也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異大怒乃告

郡縣認奮毋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

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

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異上第第乘輿乃

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異又遣客出

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後日

案古無妙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

嘉靖九年刊

在怨毒異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

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

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窳墉皆有綺踈青瑣踈謂鏤為綺

文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架虛為橋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

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

坂以象二嶠二嶠山在今洛州末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

馴獸飛走其間異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

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

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

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

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兎死

於河南城西經巨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

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兎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

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兎轉相告言

坐死者十餘人異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異聞而捕

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異又起別第於城

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

人元嘉元年帝以異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

卿共議其禮於是司奏異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

嘉靖九年刊

後漢傳二四

十四

西

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

四縣比鄧禹更初封襄邑襲封乘氏賞賜金錢奴婢綵

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

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

異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

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

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異門棧檄謝恩然後敢詣尚

書下邳人吳樹為死令之官辭異異賓客布在縣界以

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毒此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

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死為大都士之淵

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

異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異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

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異異為設酒因鴆

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異託以它

事乃腰斬之時即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異凶縱不勝

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

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

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相推而歲成焉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灾今大將軍位極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三

四

恭

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願神薛廣德為

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也木實繁者披枝害心

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

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按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

卅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

口書得奏御異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

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殮送異廉問知其詐廉察陰求

得答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

著異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

危亦高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

士而不詰異異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

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

知不得免因與櫬奏書異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

及異誅有詔以禮祀著等異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

經書善待士異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祿勳又

諷眾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

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取

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異不欲令與

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

嘉靖九年刊

丙

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
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未與二年封
不疑子馬為穎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
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三稱君者七
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
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
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
囚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外在大將軍異聞之
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
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人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女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

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婿尊為議郎

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乃結刺客於偃

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

相比相鄰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

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

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諸在宦者傳冀心

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悺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

收悺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

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

省閤歛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殿駟驎
士虎背羽林都候劍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
也
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
 光祿勳袁盱音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
 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
 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
 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
 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
 吏宿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
 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音反使者交馳公

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
 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
 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
 尹勳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
 以恩謹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恩慈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
 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
 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
 術樵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阻

也書曰黎人阻飢也末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况

乃傾側孽臣商遣異不疑與曹節等為交友也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筭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襄親幽憤升

高累歎商恨善柔莫遂貪亂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張純之半始其末固公業節大矣未幾乃首推尚書令
與相皆總官平賣合二十餘萬其以文王南風入不
然其更官亦市里難與比其文王南風入不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三十五

張純傳 子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

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

今此言宣帝封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身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

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莽偽多亡爵土純

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請闕故得復國五

年拜大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

督從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

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

嘉靖九年刊

林

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也

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

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

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

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

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

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

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

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

四世推南頓君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以上盡於春陵節侯春陵侯買光

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宗

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祖九

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大宗下又云

宣元皇帝尊為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不別

以下祭于長安序昭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

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

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

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

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

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

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

嘉靖九年刊

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
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
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
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
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
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
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上音時文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
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
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
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

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殺

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

祖五年而再殺祭法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

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

始為禘祭正買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

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禘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禮說三年

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然以夏四

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節卦用事故故正尊

卑之義也拾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
 合聚飲食也斯與之廢於茲八年自對此謂可如禮施
 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下及烏桓
 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
 也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
 乃案七經識明堂圖識也解見先武紀七經謂河門
 古辟雍記考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
記也又武帝封太山齊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
樓有及平帝時議一藝以上皆議於公車也欲具奏之未
 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

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章
 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因
于天鄭玄注曰謂巡守至於方嶽樂動聲儀曰以雅治
備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
 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
 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
 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易
雲行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
品物流形賀下武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蒼
 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甲寅特歲德在東宮前
 嘉靖九年刊

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

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與勳功勳後祖統報天神禪

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

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也視北并上元封舊儀及刻

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指紳牛行

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無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三月薨謚

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

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奮兄根少被病光武

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

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

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

不怠十年僭耳降附僭耳郡武帝置故城今僭州義倫縣也奮來朝上壽

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為侍祠侯名臣子孫

侍祠封侯解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

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求元元年復

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

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灾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

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陽氣垂盡歲

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

嘉靖九年刊

者也臣蒙恩充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
 願對中常侍疏奏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
 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
 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
 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
 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
 之辭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
 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微也之辭也宋均注云修
 也制矣天恨不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

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

台甫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孺而

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請先死

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十三年夏公拜太常復上疏曰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三者化定制禮功成作

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

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

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帝初曹褒子東

舊典凡百五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

嘉靖九年刊後漢傳二十五

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

周公制禮皆對酌文武之美德

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傑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

日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

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

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津城門

候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南卒子吉嗣永

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

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

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

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經歷篡亂二

百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未嘗

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

東平太傅受禮於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

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

以下解見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

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繼三王不相

襲禮禮記正大典言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

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

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卷之五

禮記

今日改太樂官曰太子樂詩曲操以俟君子

曰君子因雅琴之道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則塞也

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壞少篤志有大度

結髮傳充業博雅踈通充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

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書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

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

圍令圍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

盜徒五人來入圍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

惡風縣殺之襄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

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

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

不為殺嚴奏襄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

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

世以光十一以典九謂光武十謂明尚書璇璣鈴曰述

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

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

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魚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

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

嘉靖五年刊

謂德隆道用日月為時是事順日月况予頑陋無以

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惡焉褒知帝

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旨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

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

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

作之符甚於言語言明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

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

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拘攣猶拘束也前

擊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

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

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

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禱

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

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

魯韓詩曰新廟非齊矣斯所作詩也考南詠殷正考甫孔

作商頌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

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

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

馬班固玄武司馬班固改定禮制

嘉靖九年刊

龍

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不相

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音堯作六章一夔三矣夔堯也

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乃喪詣嘉德

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喪曰

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

東觀盡心集作喪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准舊典雜以

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

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

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今有司平奏會帝崩和

帝即位喪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權喪監羽

尉後太尉張輔尚書張敏等奏喪擅制漢禮破亂聖術

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喪在射聲營舍

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喪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

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喪乃愴然為

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

大匠時有疾疫喪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

濟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喪到

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

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九

增

禮博物議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
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
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

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
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宏義亦

通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

也賈誼等所以叔孫通禮制踈略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
也皆不從所以歎息也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

誼或謂舒王吉劉向之徒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

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宣帝美略遠謀而終不能已

下多一文遠圖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

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孝章永言

前王明發興作也明發謂發夕至明專命禮臣撰定國憲

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

竟復墜矣端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行夫三王不

相襲禮五帝不相公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咸成

帝樂也莖六莖顛頊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處
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

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

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斯固世
繁省不定也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五

十一

瑾

而制令亟易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畢陶虞修補舊文
獨何猜焉言刑樂數改而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能定也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

射玄少為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得休歸常請學官

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

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闊通玄獨漠然如不遂造太學

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歷九章算術凡三統歷劉歆所撰九九章算術周公作也

均輸五方程六傍要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

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

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第

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

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

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前書曰田

謂門人曰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

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

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嵩字賓實遂隱修經業杜

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

嘉靖九年刊

卷之三

三

瑾

遠不可駭難如左氏膏盲 說文曰盲瞶也心下為膏穀

墨翟之守城也

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

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

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

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

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

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

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

孔融深敬於玄屢復造門謂納履未正曳之告高密

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為

士鄉十五以居工商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

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為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

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

加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

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蒨里季也須

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

與迎而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

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

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十一

瑤

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矧乃鄭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也

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

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度之

相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

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

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

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毋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賤廝

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

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

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

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繼朝夕繼執坐堂禁

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

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召名被召者並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

式序式用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闢命罔從而黃

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

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

老而傳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

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

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瑯瑯一

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讀勿替劉放

讚當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大雅民勞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

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絃免之緝頗有讓爵之高謂頗被

也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

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日西方

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

尊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口取後

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

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

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

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

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

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

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死子告之曰

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謝濟曰不遇傳

歲至龍蛇賢人嗟玄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官度中牟縣也在今鄭州

於榮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北通宋鄭淮泗即今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

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

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隸經赴會千餘人

門生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

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

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

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玄質於辭訓通人頗

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

又樂安國淵任慮字鴻豫基字伯典魏鎮南將軍安

澨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澨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

澨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

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

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

同高貴鄉公持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

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我不見文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文

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

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

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無咎也

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草君

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稱字武

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

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言審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

歸肇我國祭肇理也言純釐也玄定義乖褻修禮缺孔書

遂明漢章中轂孔轂謂六經也轂止也轂謂曹褒禮不行也

鄭玄之學其有同學者皆師之

其有異者皆師之

其有異者皆師之

其有異者皆師之

其有異者皆師之

其有異者皆師之

其有異者皆師之

其有異者皆師之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終

後漢書三十五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三十五

龍

後漢書卷三十三
鄭興傳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
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目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三

鄭興傳 子衆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

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目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

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歆

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說文曰詁訓

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故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

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

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起南陽南陽屬一朝廷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二十六

求

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

思高祖之舊德也今又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

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桓公也

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

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

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卧洛陽庸得安枕

乎庸用也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

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

殺郡守與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

虛心禮請而興耻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

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帝與聞而說囂曰春

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盟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

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

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

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

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

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

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

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賢竟不稱

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

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

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以假

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

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猶難也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

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

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為涼州刺史

史囂為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

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

弗敢失墜周旋備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交事君之禮未以周旋弗敢失墜也

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

以親為餌餌猶釣也無禮甚矣將軍馬用之囂曰囂將不足

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龍西城威張掖酒泉燉金城也

擁羗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

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

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

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

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襄曰臣

通禮樂而教之言矣都教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

觀射父之德也左傳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義和

國語見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

詩人悅喜也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惟陛下

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

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

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結天反時為災謂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註曰於周

四月純陽用事陰傳曰日過分而未至土未及夏至而三

辰有災三月辰也於是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盛饌迎移

時避正寢過樂用鼓奏鼓祝用幣於社史用幣自責也

夫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大今子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

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

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

已一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堯知鯀不可用而

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

文歸國而任郟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桓公與

即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鈞帶及桓公

中謀燒公宮殺文公桓公之族文公勤儉而任公以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十一

三

日

球

其用不私其用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朝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此亦急咎之罰恒寒若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

範曰高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

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荆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

會以事免與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閩鄉閩音聞古字也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諸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

以長者意不可逆衆口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

及荆聞而竒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懸飛

見梁統傳也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

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

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

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關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

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又當揚漢和親誇

嘉靖八年刊

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

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

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

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

敢為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

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令匈

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

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

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使

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

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

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

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

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詔數切責至被

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

央廐令續漢志曰廐令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

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
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
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為也王莽大

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
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

不非其君上為忘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
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

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
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

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
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

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後出益

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

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

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

時青徐二郡為寇號青徐賊○劉放曰胡升有一言可

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
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

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
 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
 太守呂羗俱修梁立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
 不以特退與恭並立深知羗學又不能達也達進慙負二
 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
 願推博士以避恭羗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
 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
 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詔下其議四年正月
 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
 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
 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
 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
 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
 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
 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
 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春
 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知其書也如今左氏費氏得
 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竒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
 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
 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

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疑以傳疑公羊願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為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生

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欽

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二六

末

以欽為馱難將軍馱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覃

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

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

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

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經藝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

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

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

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

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也遂為異家之

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伯牙善鼓琴鍾

為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不復至寶不同衆好故下

和泣血右足武王歿後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則其左

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

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

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

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嫌黷微辭以年數小差

掇為三謬掇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

摘擿也音於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大戴記小義曰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

嘉靖八年刊

卷二十一

求

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
 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
 邑盤庚都耿遷於茂文王都豐武陛下不當都山東也
 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
 公羊不得受穀梁劉歆曰有詔詔太子孝宣皇帝在人
 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
 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歲秘書在未央殿比宣帝甘露
三年詔諸儒博士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
 於石渠閣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
 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
 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

况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

為明徵訐為直至乃陪僕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

時開吏告其將固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

董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

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

日昊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違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戒之曰我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

父亦不賤矣我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

失天下之賢人汝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

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

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

太傅為文帝子梁王楨之傳也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

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

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暉字子真受尚書

於胡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

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齊魯大夏

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

倣儻有大節愷樂也倣易也言有和樂之德也倣儻卓異也尤明左氏傳國

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一篇國語二十一永平中上疏獻

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

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

與子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

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岐鸞鸞鳳之別名也周大夫

與也鸞鸞鳴于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

岐山事見國語

嘉靖八年刊

也仍類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為帝勅蘭臺給筆札使

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

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

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

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

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

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左傳久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
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彼
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以爲知權也其
也何廢以不名賢也何將平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也

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立矣祭仲不從其言
易紀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鄆入存
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死弟同以存
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
弟也何以不歸讎書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者何紀侯
立廟以存姑姊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
尚伍負曰來吾免而父尚謂負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
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
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讎是深也君子曰

傳曰冬不黑肱以濫柔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
名之不可滅己是以君子勤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
義不可滅己是以君子勤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
黑弓以濫柔奔又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
子孫宜有地賢者執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究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

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焉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之六

十四

也

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

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

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

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

其傳詰藏之秘書建平中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

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特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

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

移書太常以責之故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

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

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

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

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

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讎

川手委質策名載天子之命也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

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孟喜尚

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今三傳

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

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

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

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

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土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為火德也

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

嘉靖八年刊

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少昊
下流華胥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
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

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

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是以前麟鳳百數嘉瑞

雜選雜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

可勝紀見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

東觀記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也氏傳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

戲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號曰公羊春秋傳

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與簡紙經傳各一通及

也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

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

外無人事謂不一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

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

大小夏侯尚書口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

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齊詩申公魯大

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萇遷逵為衛士令北宮衛士

為毛詩故謂事之措意也

南北宮秩比六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毅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

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宣帝手臨朝夕受業黃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十六

三

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達為
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
書近署甚見信用達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
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
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
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
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
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及親
亦不食母怜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西字曰異也及親
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
人歸者八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

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然不修小
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
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
焉爾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桓譚以不善識流亡
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
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世王以此論學悲矣哉言時主不重

張霸傳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七

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
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饒猶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

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永元中為會稽太

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

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

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

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

學霸始到越賊禾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

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

盜賊盡更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

位郡守蓋口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

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

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遂巡不答眾人笑其不

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

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羸博二縣名屬秦山郡禮記曰

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

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

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

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輔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
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
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
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
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
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
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起
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漢安
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

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數高志確然獨拔羣俗
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
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
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
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
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
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
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
劍入省陵呵咤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

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
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
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
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
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
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
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
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
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

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
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
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
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
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
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
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
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
余口入於爾耳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
南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
以兵不得已疆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
城在今洛州洛陽縣

城西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氈幄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氈幄謂匈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終 後漢書二十六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桓榮傳 子郁 孫馬 曾孫鸞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

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

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貧窶無資常

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

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

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

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

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二十七

經乃擢祭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

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祭帝即

召祭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

湯字仲弓豫章南陽門侯上微行夜

召請太官賜食諸

皆暴露請雨洛陽

公侯干城何湯之

力也拜為議郎

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使當為使八每朝會輒令祭

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

缺帝欲用祭祭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

中書關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女謂續漢書曰然

其所舉勅令往汝能和諧此官謝

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

至可長史也因拜祭為博士引閱弘為議郎章駕幸大學會

諸博士論難於前祭被服儒衣温恭有蘊籍蘊籍猶言

也蘊音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

莫之及厭服也音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

乃罷雅頌也後祭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祭

獨舉手捧之以拜帝大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

敬厚帝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祭黃門下生九江胡憲

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祀祭嘗宜病太子朝夕遣中

傳問病賜以珍羞惟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

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

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

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

則固宜用天下之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

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

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

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

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

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

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

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

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門曹掾四百石餘掾此二百石歸猶謝也太子報書曰莊以

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

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况

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

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

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非有喪何

天悲也鼻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三

俞

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

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

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

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嘆

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

侯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此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

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

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

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

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

是師在也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

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官也謂明堂靈臺辟雍

雍和之氣為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

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下說謂下語乃封榮為關內侯

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榮每

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

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

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

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

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陽山在

也西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

餘門徒多至公卿華書曰榮弟子郁嗣長子雍早卒

少郁嗣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

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訶賞志士為之懷耻秦兵圍趙

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仲連壽連

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

取者是高賈之事也而連不忍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

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

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

德侯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意

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麀以罪

作傳並解見蓋推仁審偽水乎其情若人者能以此察

則真邪幾於辨矣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

授門徒常數百人祭卒郁當襲封上書讓於兄子汎顯

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

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東

宣明殿華矯書曰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

制五行經及先師致後文雅其冬上謂郁曰我為孔子所

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

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勞力教之有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

五

响

起者即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劉放曰案漢無監虎賁字與丁鴻

也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勅太子

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

馬刀劔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舍

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

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肅宗即位郁以

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

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

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

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

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皆大戴禮之

切厲而不須勤勅若性猶自然也襁保小兒被也

保當作襁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

持也遺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

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

河內温人也為韓詩給事中夏侯勝近建初元年張

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

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

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

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
 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
 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
 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
 為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一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
 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揚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
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初榮受朱普學童句四十萬
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
 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且亮反
 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
 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

學傳國至曾孫絕鄭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

柳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
 入授安帝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為皇
 太子以焉為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
 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葬光祿大夫遷
 太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
 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
 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讜見建言宜引三
 公尚書入省事省猶省也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十七

六

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拜光

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日遷為太常永

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

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華

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

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

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相故人親戚莫敢至

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

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

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非執政者政當作正常乘駟

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

賊起策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特宦官賞不行在御

史七年不調華嶠書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

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

將也劉放曰策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津令

誤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此與文為鈞盾令諫知其必

官也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宦功雖

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

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

六年卒官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二

瑜

鸞字始春為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少立操行温袍糲
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貧甚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
賢哉於養已常善大布温袍蠶食醋餐也
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
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
之間高其義後為已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除陳留已
汲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劉放曰案
諸府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
書奏御牒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
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礧先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
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不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
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
伺因照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揚
氏其貞忤若此也嚴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
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
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入晉稽遂浮海客交址東觀
礧到三郡楊州刺史劉繇振東觀記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
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無東觀記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
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東觀記居揚州從事屋中
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東觀記固賞客從者皆
中庭獨樹一株過實熟乃以東觀記漢志彌固賞客從者皆
以繩繫著樹枝每嘗危下之東觀記
嘉靖八年刊

蕭其越人化其節至問里不為一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書曰鄧生

麟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悟左右出為許

令許縣名今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

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華震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

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

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

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

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

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

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共旬日得出免官禁

錮彬遂以廢光初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

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歟以為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以早也岐嶷詩曰克

也克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高也辭隆從容繁

操也烏反也音乃其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

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

軍實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後至伏湛

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祭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
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鄉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
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惡譽以顯物為己者因
心以會道桓祭之累世見宗山真為己乎

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絳字幼春王莽末守潁
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絳說其宰遂與俱
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絳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絳將
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管寧地河南陳留潁川二十
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

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絳願封本鄉或謂絳曰人皆欲

縣子獨求鄉何也絳曰昔孫叔敖

墉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墉墉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

也者其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今絳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

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

十三從桓祭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

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絳從世祖征伐

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絳卒鴻當襲封

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

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

不飯舍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

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

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入鮑

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

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

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

道也伯夷當紂時只孔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春秋之

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

而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平曰輒蒯瞶無道靈公逐之

命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

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歔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

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崇其賢之續漢書載駿書

善封北干之墓表高客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

由是上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

賢之也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賜御衣

及綬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卓所在因以名與

博士同禮項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

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美

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

白虎觀廣平王美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

嘉靖八年刊

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

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

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

上嘆嗟其才疏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數受賞賜

擢徙校書千石不當以校書為擢徙也明衍校書二字

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

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儂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

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

于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

使入不爭陛下尊領蒸蒸奉承弘紫祀五帝於明堂

之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大山嘉澤降澍崇祭

元四年代表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

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

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

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

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

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

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詩小雅之

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寸月夏之日辰之義日為君

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

又以為臣辛金也卯木也故其惡也

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不利器不以假人

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

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

言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

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

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

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

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

綱幾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賢兼

重方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

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

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

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

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

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云此臣驕溢背君專功

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

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也戲豫猶逸豫也天怒

逸所以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臻

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雲蔽日之本起於蒸

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入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
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
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入
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外附
謂背正法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
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
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
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
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
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
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

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實憲大將軍印
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
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
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
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
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
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
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李乎
浮嗣浮浮字首夏詞東觀記及漢書夏字作婁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文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大丘後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者貪矣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

率繁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違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

清繁超然去國未嘗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

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

與妄矣徇營也古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

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彭讓國異而取與之激射詭請之行生至夫彭彪劉愷讓其弟以取

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

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

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

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

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丁鴻翼翼讓而不飾焉

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社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食之社預注云日食

所不為文關於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臣等謹案

一、...之主...
二、...之...
三、...之...
四、...之...

臣等謹案

臣等謹案

